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世於春秋為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為鎮撫鎮撫公生國寶　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携次子必

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力季定裕鳴甫公禔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褁誠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官母秦爲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

甫二歲即依依嗚甫公側蚤夜不離嗚甫公性方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鍾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嗚甫公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嗚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手書大學授之爲命今名李淑人即世哭之甚哀既塟時時率昆從瓣香展拜其墓十二通書大義間有述造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訪彭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

聞鳴甫公計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
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
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宜或未協先生因試策
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異諸首毋督學使至
輒居高等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奮自樹
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實實規行矩步意以主
敬爲鵠先生曰道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
此拘拘檢柙爲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
亦不覺入公甫彀括中癸巳酉落第睹諸從者過

更筆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膚皺腹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以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泣誓畢此生毋相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子罤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闇者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闇舉羅文恭語似

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顧於應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冬復奉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莚有省語仲子曰噫一身皆知體也奈

何耿耿於膺耶顔自署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禮也乃益大署巳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蘄陽馮公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柄國冢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拱而覩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疏具　肅皇帝實錄中　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揺矣遣人偵先生甚急姜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譴外知交經先生邸巷亟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

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與服之等謹閭里尊蒙之教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奉命按甘肅過里門以近學諗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先生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矣秋仲以仲子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既復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蘭州渡河以西沍寒折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毳帳以迎晉庵戴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也而以俗禮事之不可

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
知巳相得益驩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
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
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而獨司馬王
公崇古人尠知之者先生特迂為之解使脫穎於
時而後巳後王公卒豎績邊陲倚為長城焉往直
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幣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稱
謝甚者以千計先生第為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
絲帕枸杞侑其言曰公荷國重恩嘗求士以報而

因薦二人其一即江陵曰此異日可以托國者其一即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宜仰天嘆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曾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生既去甘肅一敝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餽先生喜而受之已見役夫行溽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殆買櫝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

之士綴學者脩者蓋不乏人顧滇焉而未有其統
先生至毅然以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廸
正道者㝠爲功令直挈仁體以示人按吏則先風
化而抑揺擊校士則奬名檢而黜浮華桑陰未移
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强
所未至由其内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踊躍
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束相與浣
濯如疾獲差致尊中衢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彈冠登朝爲世羽儀

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纖屬蔓引於今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戸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繫獄先生復擬申救文貞慰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新有郤御史齊康探意霣章詆文貞朝議閧然先生以謂此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搆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嗾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

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棋者禍心蓄氣無大臣度　陛下將焉用之書上　上爲遠謫康懿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與刺類不相說時撫臣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竊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探相與把誠爲天下得人者顧惟

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顧
更與進焉書千言拳拳以推賢援能爲意蓋分宜
時先生嘗薦此兩人分宜不能用至是江陵藉甚
公輔之望而維德先生亦安其官始故十一月晉
大理左寺丞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
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
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
名卿首揆席設廣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
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盪鼓舞

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士蘇醒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靡他師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次汝寧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恭淑人誕日享有加邊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固問之讐夷不言第嘆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再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默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我因相與一噱是年得子告歸文貞既老去位新

鄭起田閒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

恥歲庚午先生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

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

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

事九月晉尚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冊封魯府

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泰淑人訃奔歸哀

毀骨立喪葬悉尊古法不為世俗禮自今　上臨

御江陵厲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浸爲背

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為所推重屢進苦言江陵卒瑱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灣莊躬稼圃以養將終身焉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涕就道既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不虞顧為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為是權商稅覈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擔

從龐則餉詘乃在所周咨裒益審畫其間用是於
兵民胥不病巳卯詔下方田闔少廣阡巨原於峻
嶺如梯於寞谷如盂於江陀海澳則如滙先生模
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岨水涯之間咸
若目覩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
倍巳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
署片札下之窮鄉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
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編閨訓禮纂以教民
先生持大體不嘵喋苛細而其所爲實曠來遠銷

壓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閩廣間勢張甚先生爲設方略徧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得銅銃一爲東埔鎮器相傳失之則災眚立至寨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爇香頂受歡語如沸旋遣使齎金書牙鑞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既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又以貢非國舊典郤之弗與逆第上言東埔寨酋

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
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卽令諭以擒賊之後格外懸
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
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鯨鯢遠跡海濱延袤數
千里緩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
坐籌帷幄不屑屑博稜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
者旣久枝柱於先生疏上　詔止賜金後先生竟
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計將解職疏薦參
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

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命叔子山守成都先
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顧以隱約終澤
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
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没江陵登用耆俊臺省
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公杰
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
史周之翰所誣譭先生爲别白言之以爲光祖三
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栢托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

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諍言之又不得乃疏聞於
上其保全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疏請從祀文成公得　俞旨乙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己丑再乞休俱奉　温旨不允六月以御史陳言忤午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而部覆奏云定向道義從身忠直

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即今總憲南臺眞足表
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
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　旨留有年
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諭其不必辭免奉　旨都御
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即言何必自陳求退
着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昕夕與先生過從
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
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訾娓陳
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

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罪則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悟　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塡溝壑目不能瞑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塲尚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　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糲糲屛履丈

室蕭然而閴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雖居萬山中
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
人人爲扣兩端期於有寤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
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
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
嵬鬱盤興雲散潤蓋光黃間一奧區也而先生杖
屨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奉常予
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有
八袠父強七袠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

靜庵公八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覩先
生疾劇日眡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
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
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
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毋身後陳
乞以增踰溢之愧而臺使者計聞於朝　上震悼
采禮官議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
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
而岐嶷龐眉戟髯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友忠直

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已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啓途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其管闚筐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墣扶樊受衍於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甚力每

内游道餐風之侶悉洛覯而求是正兄弟間自相
師友所爲鐫勉者尤篤仲子卒先生流涕長潸曰
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
目輝予耳與刳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
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
進有片善必推挽之於内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
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於當事伸理之惟卹若念
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
是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

以化民成俗夫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
項芸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
矣歿之日四方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
不忘尋請有司祀黌宫而留都既列之名宦且有
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飭而具春秋
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教思之無窮而公論之
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
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學商
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綿譯異編儒宗傳大

事譯學豙黃安初秉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總
若干卷配彭氏省祭公愈楨女贈淑人先十年卒
子一汝愚選貢孫淑人出娶彭郎鄉進士公甫女
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嘆曰
恨公甫不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潛栐之睦以此
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戸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
三應其官生應其應其孫女一適尚寶周公弘禴
子應嵛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塟先生
袁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

知先生者盡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
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
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
先生手効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脣吻雖浮妄不
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巳甚矣夫吾孔子不免
羣小之口端木氏呶呶焉辯之不置必得江漢秋
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
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
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

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宦猶者績爲時名流折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不佞脈脈脈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貽書鐫勉卽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

楷以自免於僇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
生弟啓南將相兩孫埜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
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
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啓原字道初別號霞
川一號存石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
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鄉
隷嘉善遂爲嘉興府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
始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璹璹生淵淵生度世
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

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
諡郎先生考舉嘉靖巳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
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
孺人是爲先生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
公加贈朝議大夫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
雲公數艱子久之始舉先生先生生而奇偉甞庚
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
侍東園公于家臥起唯諾有成人度東園公喜貽
書於子曰而郎勤勞王事有此兒爲朝夕懽吾忘

其老也無何先生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先
生猶然持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及石雲公轉山東
僉憲歸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
博士弟子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
業歲庚子督學棠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
以儒士應試省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
集郡中時髦爲會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
午舉于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
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江

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即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于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獲徐海等于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下背縣令念閭里空乏之需

括義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其之責可逭巳先生立日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即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

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迤運北遯至晚先生大
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舍較所
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
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
也巳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古
雅措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
遺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
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
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

守矣幸若安之毋難子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
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
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
埶下銓部將冢宰遂篤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
欲首前一人選司王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抑
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
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得報先生怡然曰
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
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

非屬屯部弟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屬之
先生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閘時其啓閉於舟
踈其往來於椿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
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閘先生具呈大司
空弛其禁凡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
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
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
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
巨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詰所轄申明

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
家利爲奸豪槖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
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
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
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帋考績得贈考妣
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
多佳山水碁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
同志于燕磯棲霞間携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
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韻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

叅議明年丁卯奉盛恭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即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禽滅哉於是鈐束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内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驛井續增

之課銀定番借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
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𣃦日㸃
也歲巳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櫬歸其弔
之江浒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視以別癸
酉服闋適子邠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
東糸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
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
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
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

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胥之弊竇塞小民之賠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謂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義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

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
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
其例行之丁丑子邠成進士　上又試進士之雋
者令讀中秘書邠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予家
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
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
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
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
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

爲里二千而遥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爲慢巳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途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識西蜀東山陜右也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以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眞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茲得寛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頫卬耶且

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
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
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
間存石爲閣有紫芝閬風爲齋有止觀徐于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
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
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爲饌
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醺洽矣何乃暴殄
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紈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

榱梁榱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算無遺策即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稟于義有請托輒遜謝之脫寃抑不白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眞況捉影捕風者吾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啓南少而孤先生

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勸族
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
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
支跡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
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
屬纊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琟聲色
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
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
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窓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闒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眉爲之攢矣即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妥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疏鬯縝密詞足發

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温温而義有不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吶吶似不能言而上下古今評隲經史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朝廷第爲士民閭里所歌誦其所歌誦者不過以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訓官時廻

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先生去之决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巳小子其於諸門人苟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生之歿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掇拾大略次序如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

卒萬曆己亥九月一日年七十有九配虞氏安陸
守逋庵公夔女子四長啓疆以選貢爲涉縣令先
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檢討
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干城
娶尚寶卿靳公弘女次岳陞娶雲南守張公祥鳶
女皆邑諸生女一嫁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錕娶
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鋙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
女啟疆出次懋鑌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懋鍔娶
貢士孫公雲仍女干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

諸生孫女四壻爲荆本端孫衛蕃周繩祖虞大復
曾孫四彥漬彥泓懋錕出彥溉彥泳懋鑕出彥濆
郡諸生聘刑部郎中于公玉立女餘皆幼余少且
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知所嚮往頃從
婚媾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堂所
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
世則有大君子之手筆在謹狀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聞於朝　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覩名蹟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卯之不樂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祀司空議塋哀榮之典大備邇遐之望斯愜余小

子典司史局敢有闕文爰撰德於旂旒彙圖芳於
彝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
驤江左蜚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耀維公鵠起克構
堂基胸多彊記筆擅淸機書淫傳癖鑽幽斲微富
兼流略巧埒工倕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鳳儀條
烏傷作令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
司榷鏹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輿寄墳怡金雍
琳瑯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麾出守檢柙貂璫鋤

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之使憲節以東
就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獎武功積嶼牛
田倭奴猖獗廹莆東南更壁魁桀公也殲之一月
三捷狂寇遂利如羶集蠅鴟張豕突旋撲旋興乃
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鏡日莆田盪清
仙游淨謐城保繕完鯨鯢剪除碩㦸膚功公讓不
居角巾鉠中服返其初　穆皇在宥狄乃洊升自
郧及楚節秉中丞　天子曰嘉司馬可貳璽書煌
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誥白帶緋衣賞延三世恩傾

一時夷夏爲家匈奴入質　帝曰秉時武備宜飭
汝其行邊繡斧朱韓薊門遼左有緐師徒公也遄
征霆駭風徂日兵若餉心規手摹烽臺宵築戎壁
晨治宿垢叢姦累疏以釐封疆返轡尊鑪在思位
不盈德翕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能愛弟
提之挈之龐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秇安則同
驩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
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起
秉而上規隨左國馳騁漢魏咳有珠輝辯嘗鼎味

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鵠落筆成規謂宜長
存開蒙兪疢頡頏名流規䕶後進在人亡書俛仰
何迅嗚呼哀哉道本同源門分派異公寔超然一
往深詣緇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眞
慧能兼律果亦脩因徘徊勝侶游戲玄津逸翮高
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堪問疾覩歿如歸臨凶
若吉感頟靡顏厄言兪出扶景將殘濛陰遽戢嗚
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飾武足戢夷文能華國
日短算長心遥路敻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

音空存副墨家積粱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

天子推恩則隆窆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謚

俟論之同生榮歿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

恫嗚呼哀哉

孫母王氏誄

維萬曆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

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寧三教堂之山

塋禮也丹旐既舒玄宮載啓俶魚軒而命駕就牛

眠以卜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舄空攀杯棬弗御

念蓼莪之罔極感苿苢而增痛爰屬友生累其芳
烈豈徒流音彤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淸徽
用暫紓於荼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嬪風似
娩婦道唯聽猗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敎有光
內則紃組克脩蘋蘩是職髫年令譽爗乎有聞諸
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縟志松筠繇王之孫
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揚比睦雎鳩載飛鳴琴靜
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徵寢門問膳雞鳴夙興壺巽

日肅家道潛昇服媚蘭蓀祥開夢兆爲尾爲璋後
先焜耀食之誨之示以不恌仲學勤只伯行彌敦
各稟采訓常貽話言誦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
芳式穀之似歸明事凶毀臺成沴圓彈俄餌朝華
忽墜鳴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親必
豐必敬推恩於母黨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媵
粵古仁聖煢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
大豈弟懷來仁可名壽惠能廸吉中壽方躋彌留
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

氏鴻臚梯接者再斂是一心精持八戒行必正以
自盟書非善而莫載世風靡靡樂騁支詞詹詹充
棟奚拯奚稗疇能力返邁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眂
厥子德豈無根慈誨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
人倏變容服頓更玫珮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
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精嗚呼哀哉氣變灰
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泫泣聞哀
鴈之夕鳴聽悲風之秋急嗚呼哀哉香滕永閟屐
跡靡尋瞻帷帟之杳靄悵松栢以長吟流國風而

不竭賴女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涇陽人也王父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艱還服闋起補謄黃通政南太僕卿　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揔漕巡撫鳳陽甲申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已晉南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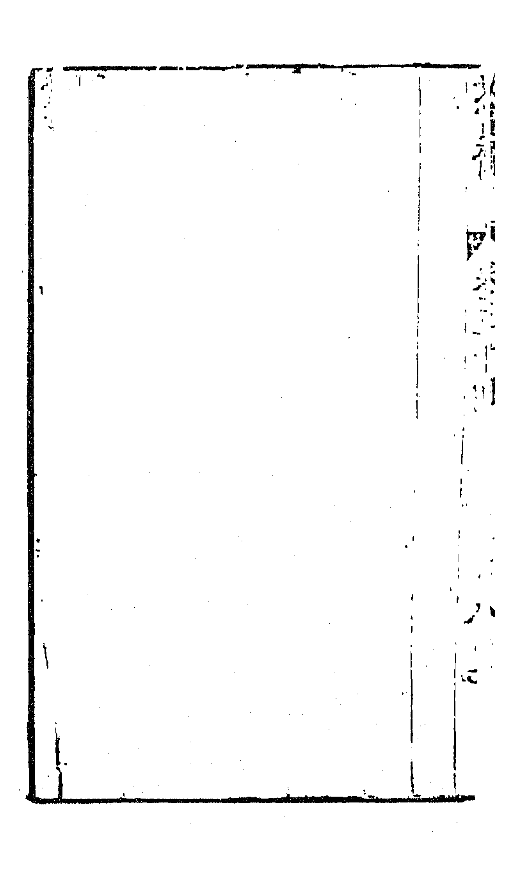
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刑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保久之以疾告　上重
違其志敕乘傳歸萬曆巳亥閏四月十七日薨於
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悼罷朝予祭若
諡贈太子太保黄鵬題奏象䕶之葬自尚方給造
禮也嗚呼公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斂好德之五福
兼不朽之三事生勞死榮可謂備矣頹覬澤徧四
海而台垣中圻延世垂千禩而天道寂知弢威明
於長夜抱鄧攸之沈痛豈止鯢齒泣於峴首羊曇

慟於西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為鍾期
殞而牙弦絕賞百身未贖一往奚之爰以蕪言累
其芳烈宿艸凄煙誰識滕公之壠寒烏斷鴈如荅
任城之詠詞曰
世師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
騖九流悉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輦
馳譽國器咸推銓路始步詭情異度淋慝匪分公
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載同芬乃晉納言
乃遷同正讒說靡驚謇淵流詠三方建節望實彌

峻官方震肅人瘼拊循管庫隨錄寇盜奏奔泱泱
皇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别明幽
咨詢無爽屏斥姦貪壬夫絶響鎖鑰暫寄鋒車趣
歸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留宛洛皐賛虞廷　帝
曰臺綱賴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甄拔寒素
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轡生風舉案或鶩擊斷靡
中公曰弗覈㞐拯民窮接厥垢瑕去其泰甚簡紬
具嚴紀綱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
志莫裁賜金予傳朔公載來中山白水于焉徘徊

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未老征遼是衂鴻逵未遙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驚夜燭露盡朝陽白駒何促黃鵠空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公德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摠其大歸得人而已袖餘夾袋館啓翹才苕蒯不棄蘇樵畢來譬若大匠室無留材問胡能然厥有奧學冥契根源滌除蹐駁洞達魁梧儒之先覺離事語道學乃日孳維公醇全博大翕濡休休斷斷古之大臣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翊乃後昆寔寥中絕玉碎清

瑩芝之焚酷烈嗚呼哀哉老瞬言詩㪅而哭亡子孫
委蛻昌論短長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遘余輙
以疑質余言斷梗公眂拱璧一日之知義貫金石
迨余升朝鐫誨逾勤儒玄游詠典章討論載挹載
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騖大道相期川塗
奚阻詎悟一別倐與今古俛仰疇昔載德難酬陳
奠罍累行聊累前修搖筆擒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颺波霏霏霂霂脉脉耳已而噫氣噴薄砰雷震霆萬馬齊發而三軍並作令人震掉不敢迫視已而恬如寂如放乎無有葢不出咎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爲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

彼其巇嶮嵚岑與波撞舂文之險絕間一似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爲間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間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詞意齟齬不相隨屬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攘竊公行優孟叔敖神情迴絕蓋至今日而文之敝極矣此豯夫獨誇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

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衆方劫劫先生如百川灌
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輟歸而長篇短章咄
嗟已辦韓子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此所謂自己出者非邪余以是知先生之
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强作者爲可羞也世方
馳騖於斯不自知耻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
而一命未沾溘然不起亦足悲矣某髫年奉教先
生而重以令子爲縮帶之交情好彌篤訃音忽聞
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

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顧先生之文金薤琳琅垂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葢必有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殽載酒而侑之以此文先生其尚能聽之否邪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鑛賊起新安勢張甚部使者强起兄兄以一矢卻數千百人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

感厲之人率不閑理義葢既取其奇氣而復望以
苛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兒之大方其不合者鮮矣
初兒與予遇年已及强猶不能覽夫其母語及亡
弟淚淫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嘗從友人楊
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
予秣陵濱行曰非久别也明年秋爲兒畢婚廣陵
過此當以九日予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别胡能自
必如此久之兒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竊
古范張事爲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葢兒勇

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克其膽智無不可為而卒不能一踰閫閾之外嘻可怪也曩與予篝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出庭下奮臂一呼屋瓦為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齎志以殁徒使越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為為國掄材者惜也予少已知學而終靡成立求之節俠為懦夫律以文儒為放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為賢於已也兄始未識予聞毁言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義契合如此噴予舌雖在而落落不逢知厚者半

掉臂去兄終枝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獨予無所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殁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而乃竟以死也嗚呼痛哉兄其奮爲風霆誅鋤姦欺以畢其志邪抑依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小試於郡邑毋雖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憾也兄常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有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計來我以奠往也嗚

呼此言悲矣兄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疇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丞之顯號享　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或不堪洩洩融融人之巖居川觀者疇不遺斯世以自得而翁身隱於家心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曾寧居而弗克宦蹟焜煌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豈徒爲隱淪之高蹈亦幾乎儒術之中行

問何修而能然盍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搴孔孟之壘還人心於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詎敢忘其自始胡壑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卽半海內以盡傷況二三之渺末同繫籍於門墻驚歲月之倏遷遡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塗之淼茫神昭回其如在倘鑒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隩區寔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湛浸

醲郁者自六代以來巳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古今賢豪蜚聲秇苑者孰不惟其後塵之趨而餘芳之漱苐倡明陶冶之徵其人也則文學之菁華亦有與而有什憶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迭起也乃能披華啓秀追疇曩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旣領袖于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又相與羽翼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之指授者巳超然其獨異而才力之雄長又能學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其土苴猶足以

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蒙而
愈疚其宦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
所謂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
在乎餙吏以儒好學能守故其飄然去國無幾微
見于言面而心之泰然若進不知身世之遭而退
不知時命之謬雖其斧藻大業者不盡著于巖廊
矣而發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茂
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則厚子
姓斑白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

淋漓巵酒優游卅年何樂不有然則公葢多取於造物而又奚憾於讒搆某等愧鄉閭之後進邇光輝於旣覯其文章字畫旣以振其新知而高情眞致又嘗脫其往陋采蘩以薦詞爲之侑葢匪但累世之游從而以其爲一鄉之耆舊尚享

祭吳伯恒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間治城長干青燈夜闌課書彈𣏌無隱弗殫鄉書並登殖學殫力共被同行旁觀嘖嘖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

君騰踏不顧蟾蜍晤言終鮮音塵以疏勢則使然

匪君我遺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悲驩契潤稍

展握手川原笑言繾綣燕磯東山道之云邅攜朋

賦詩雨晝風宵無巳太康歎自垂髫未幾睽違君

留我北方期同朝更相枝拭有計自東鶩但靡測

君位雖高用未究宣取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

何有命自天我際於斯撫棺未得攄情以詞情不

可極邅陳薄奠惟以告惻尚享

祭徐存齋少傅　　代耿師作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代作道岸同登曾幾何人躋於膴仕矧茲股肱掌帝之紀河津及公兩人而已如公之遇乃展厥施矢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柄付公而治帝曰女賢公益自奮悏振前摹剷除敝政大法小廉不詔而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方獨咨人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琳琅琬琰匪自爲材由公拮据公用則行公退斯斂晚建國本情苦力窮輪臺一詔惻怛春容衮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

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民乃以殘國受
其敝因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
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祈公補外自效公最以書
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言則鄙公何大
焉憶昨相鑑亦進此言往復鐫勉惟道是敦客冬
遺弟拜公於室公曰我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
死如一言猶在耳公也何之士之型范國之蓍龜
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閱二千
祀鬱焉未遂公乃大行亦復奚慨愧余淺薄謬辱

公知含哀布詞聊哭我私攷謚錫典則國之宜

祭顧宮贊

憶昨與君禁近周旋抽書僕直居諸幾遷豈無觀摩亦有笑言時觀朋儕君顧盛年項以微痾請急東還衆共愕眙君胡遽焉君曰已疾貴於未然償沐幾何閔凶以傳翰飛未盡館守長捐緬惟高門金鉉三世君也彌才動必有裕奮步天衢潤色帝制蔚有嘉言發瑕寀興形幃勸講青宮贊書瑣條羽捕芝苑芬敷選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

與實俱豁踰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泓洄瓶水
藩身以蒩先幾則止決自張機如彼激矢皦皦虛
中不棲塵滓云胡溘焉雲流星馳人生若夢誰測
存亡方詑同時隕葛與楊君訃踵至秪益悲傷豈
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泂美無度疇昔謂何
玉堂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亹亹丰神依依情
愫幽夜玄扉一別終古何以告哀膺牲淸酤君其
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 代許師作

嗚呼維予與公寔同里閈衿佩爲羣諷詠相望詎
意簪紳繼公有爛我縻於朝公賦歸歟謂宜白首
揮金共娛挍間幾何一疾以殂公蒞武康實始就
列衆易英年公若素閑矧其政成三巴兩粤晚居
京兆踔躋煩煩春仁比盎海庋流芳廿年遺愛猶
存甘棠　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褰裳以
逝殆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傾隕曾弗慭遺蕙帷
掩色梓里留暉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令子能
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受委蛻自甘藏舟奚咎

閱子匏繫執紼莫繇攜詞布奠心往形留公靈不
昧鑒格在幽

祭查毅齋　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龍躍瑚璉毀華鄉邦之
戚朝野之嗟憶昔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
心疚矧茲一朝我存公亾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
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
名咸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袞職是
力霜落之材隼擊鷹高摩空戛雲羣鳥逌逃公獨

扶善不樂傾搓中叅臬藩馳驅晉粤疲瘵回春姦
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解紱懸車
朱丹者轂有儕棼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意公
良百齡天授胡然顚隮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
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
訃心惻雨淚滂沱性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
奚彼奚此公道有聞予慟何鄙一官匏繫執紼未
由攝管摛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醪羞

吳都閫

惟君其先黼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五兩之
綸千鍾之粟南北翻飛聲名炳蔚提兵入衛寔自
中都萬馬喧闐肅隊以趨握手薊門淋漓卮酒唆
唆有詞如不出口邊鄙時聳羽書憑陵余訊登壇
驟詵之能君曰虜驕難以兵碎惟古謀臣能破以
計君貌則斂名騰薦書期樹膚功爲光枌榆不見
幾日倏焉以逝藥石終爭飯含誰視骨肉千里生
死一時訃音飛示疇者無悲愛弟來迎櫬還無咎
丹旐翩反羽霎南首念君之舊誼切情傷臨歧一

祭汪座師禮書

嗚呼生必有死如晝斯夜又如春花開必有謝胡爲師亡淚盈心訝維師經術奧雅精詳殿庭重席英賢負牆三禮名家漢之高堂維師長厚溫其可即畛域莫鬩喜怒無色汪汪雅度唐之師德維師止足累疏辭榮典儀台斗視草承明急流中退宋之濳成師澤何先損貲梓里遺書緩征感人心髓峩峩鄮山師之畏與師退何事青袍白紲詠觴多

暇杖屨時還覃覃鮎亭師之香山師家何樂森森
蘭玉學解爲裘文能中鵠奕奕衣冠師之肖曲宜
其長世爲國范型乞言憲老返樸還醇身雖退藏
其用則存曷爲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輿哀鄉邦隕
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
弱冠忝厠躋升駑駘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
顏有慼一第濫竽而師則沒聞訃自東驚魂動骨
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修辭寫此凌兢師其聽
之爲下雲乘

會奠張春臺洗馬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華越歲辛未茂異升庸公于其時奮追羣龍匪駿其聲亦碩其實金馬銅龍紆佩以入林空霜落隼擊鷹豪羣烏斂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場再典有美羣材悉歸掄選望實日著晉秩　青宮龍樓邃密簪筆從容　儲貳將升寔賚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公性坦蕩杜門無爲帛布過從卮酒淋漓豈其他人峻設城府衆望顒顒介福繁廡才諝燁燁一日

泯然百未一出況天其年毋老孤遺行路閔惻矧
玆友寮能不心折殘燈繐帳密雪凄風握蘭猶馥
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旦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爲執紼南望茫茫敬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粤予事親爰同氣類色養易承莫必者意相成寔
難隳之則易美哉碩人温惠靜嘉相夫教子紲其
驕奢振振秀發詩蘖書芽仲上公車荏苒三歲廉
隅自坊凛若有制中懷怛焉旨甘弗繼碩人日𠻳

子胡弗怡善養養志曰體何畢孟機尹訓先後同
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尢熊助苦行業
雲蒸聲華搬舉黽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毋
疾在牀馳暉難駐令問空長令子恩親擬疏求返
南望與嗟詞哀色慘凶問俄承崩摧心膽養曾弗
逮名豈終沒鸞書褪服寵錫榮褒明恩如待英魂
可招某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酤瘠牲摘詞布
鑒差慰殁存匪足以薦

又

憒昨南宮羣英輻輳兄弟偕登世好初媾講聞毋
儀心劬德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
行就宜享遐齡覩子用究胡德之豐乃嗇其壽川
逝無還泉昏靡晝令子哀哀訣不面受承訃崩摧
屢絶以仆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寔難滅性終
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
令名暉㬦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顛踣几筵遙遙酒
觴肉豆奚以抒哀詞爲奠侑

祭莊松屏隱君

嗚呼翁乎惟善是惇以直自遂鵠鴒在念而急難
必先乎友于果羸知方而愧怍不詒於胤嗣益人
之所難翁之所易博奕忘懷壺觴寄意劉輿項感
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等秋毫於千駟葢
人之所趨翁之所棄翁當長世以醒羣皆庶幾恍
溥日反真淳胡爲仙遊杳不可覩幸翁文孫英英
與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冥漠某
等不佞通家是託聞訃悼驚相視涕落何以抒哀
摛詞布酌翁來洋洋九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來寧神之聽之宜錫永齡胡不憖遺一疾以傾嗚呼哀哉聖遠學廢障蔽支離爰及姚江乃剖其籓我師崛起闡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翳我留都首被其教如仆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告詔霧盡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頹誰仰誰效嗚呼哀哉匪躬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

放淫距詖厥有學彖大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抉
密細大莫蔵師誠何心其慮者長嗚呼哀哉古如
爇昴重琈璠璵吳妖晉豔一力以袪豈無文章為
世楷模如食太牢斯其棄餘纇有時犯闕靡不縫
匡路斯闢姦萌輒攻豈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
鐘乃其從容長樂持麾中臺秉臬海晏人安風清
敝絕豈無事功為世誦說如飲醇醪此其糟魄合
既不苟高惟戒顛三居廊廟七乃林泉其年未至
其車蚤懸疇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何

知師顧不鄙匪手携之言提其耳誨我則師視寔
猶子負笈從游三及師里戊子一別匏繫靡趨豈
其亡何以疾告余銜憂遣子褁藥操書聞疾漸平
我懷稍紓荏苒六載心邇室迂忽承凶問且愕且
呼哀誠奚訴肝膽幾枯嗚呼哀哉爰從同心爲位
以哭一慟何從百身難贖惟相砥礪師志是續持
以報師庶幾無辱我愧古人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涕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惟歲壬辰多辟來朝令子自閩千里連鑣稅駕未幾居猶飄搖良朋甫萃凶問俄交吉凶疇測歌哭同胥緬惟我公三朝舊臣學洞往古鑑炳人倫德潤猶露機濟若神出鎮淮海南北要津二百年來漕政巳屯公起釐焉宿敝一新千艘萬舸輻輳上京維茲水國災患頻仍民其昏墊魚鼈與鄰爰築長堤易危以寧公餘奚爲盡謝將迎狎彼多士教術是貞春風淮水弦歌有聲年方半百簪纓蚤解佳麗赤城藍輿時邁訪藥尋經道榮賞會有嘉子

術雕龍世貽三鳳連翩譽髦於時彌綸郡縣步武工倕家聲蔚起公顔且怡邊疆多聳公有長才推轂將及靖此氛埃君實欲柄夷酋恩來胡天不憖老成其摧某等後先納交令子悼往懷存零涕瀰瀰畫椰逢哀焚芝恐視萱蒯星奔旆旌何指白雲英英營魄舍止顧茲北平室遠神邇有酒載樽奠如蘭芷酹以寫哀將告蒿里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衆或不爲母爲母已

難及於孫曾歷年也多用物何勝況覩令子歸榮黄閣福壽滂洋古今稀潤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田板輿娛日孰不戀戀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迨公定國功勤旂常　主恩勤綣謂宜少康母曰歸歟門有蹄航出處幾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巨材爲世梁棟　天語煌煌忠孝兩弘衮衣東歸善始善終遺祉錫美焉攸有窮某等綸扉參侍詞館從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封牲縮酒愧碩且景寓哀

於詞以侑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葢素昧夫平生自令子之啓寻聞懿行於家庭其行巳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出言也必信其臨財也必明約子弟於規矩和鄰保如股肱婣黨荷其賙䘏秭術蒙其曲成善優游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討雲霄之立奮可接跡於公卿藹封章之踵至即恒理而可憑

何涖然其長逝動哀慟乎輿情慨丰神兮未接嘆瞻跂兮杳冥潔微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苑公

大造生生陰騭者誰巨材小用疇顛倒之馮唐老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天資學能探賾行可作儀早暢厥詞扣玉鏗鍧文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而會計商通國豐遂遷刑曹以播華問平反得中法紀繇振中遭讒妒州縣踟躕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

無方迎刃皆虛　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鸞書兩錫才諝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廿年自樂八袠行過公於取精其數巳多素交風微古道疇其苔合朝離滔滔者是振振公子亦粤厥胥金石非堅漆膠斯儷余豈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地誰云不伸遣使奠斝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者魂

祭沈霓川座師

先生其遽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于小子始以文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恒品迨今廿年所蓋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盡識而度宇海廓仁風春盎凡見容接者如羣飲于河各盈其腹乃莽昧者掔其蒙孤貧者振其乏尤仁者事也仁者必壽故先生不當歿先生廣顙豐頤顏如渥丹於法當顯貴而悠長雖登仕版如千石之斛未實其半

舍壽考何以當之故先生不當歿先生一子官詞林有孫蕲蕲露頭角乃立者早逝幼者未立三世之事皆待一身先生又未可以歿以先生之不當歿與不可歿而乃竟以歿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入陶甄曲被恩誨非國與不爲辭端非道要不着心本情契深至嵩華爲輕顴耳不聞曳杖之語目不見如斧之封身寄燕趙神馳吳越心凄目眩恨其可言所可慰者有弟能經紀先生之喪有孫能世先生之業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絜酒

告哀魂氣何之音容如覩憶昨餞恭人若茂仁匯逝嘗再以蘋藻奠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此言悲矣先生尚聞之否耶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禔躬淑懿表閭啓後爲同籍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變寃憤酷烈爲同籍所悲雖人百其身曷其能贖獨念某等叨塵仕版寔偕次公離合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爲切磋々

接光塵幸承歡會遇合既深於恒品痛憤寔倍於
衆情岷蜀瑩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
萬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祭朱少司冦

少司冦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弟某被放河干未
能躬視斂含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
奠之而系之以辭曰余始識公歲庚午時盍簪談
秇我倡爾隨誰云傾蓋有踰故知丁丑夏初金陵
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夙布公

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天聽蓋高
未徹九閽獻忠無何乃以賈禦削籍編氓還之故
郡如天道何害氣有盡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
屏跡天熒日晶公復其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股
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祝家尸千里頌義
帝曰賢哉晉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宦成因災
陳戒冀法之平亡也溘焉朝野震驚維公英風矯
矯天路奮志無前誓埽狐兔鄙夫見之泚顙卻步
維公篤行蹈地而馳何履之素羸馬敝衣冰無緝

殲譚有穀施嗚呼哀哉公昔忓時虐燄熏天何賢不及而公猶安迨公賜環彈冠生氣有蘊未宣而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憶公斥還所識掉臂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詩傍觀興喟頃余被罪公益勤惓夙宵問訊席不皇安別甫三日聞公盍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道沾臆矧余淺薄渥承誨益悉痛摛詞百不及一尚有緬摹以俟異日

祭陶毋太孺人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古今企羡唯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寧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亦既樂只憶昨髫年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軌能愛能勞隼圖準史巖邑鸞停版曹鴻起直上横飛莫測其止譬之巨木困常在始及其條達干霄可擬吁嗟孺人患莫能竢何以慰之封章疊疊其冠載峩其衣有斐賁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籍同登忝附令子誼切情傷寄玆酒醊靈其洋洋格於籩豆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惟公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口材高羣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蜚聲不可謂非際遇綸扉簡任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琳瑯金薤之文徒流傳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也耶顧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霑溉萬物而人不知其澤公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巳不居其功迨夫末年系心國本侃侃乎以去就爭也其英鬼

靈氣不同物朽又庶幾與箕山而並峙隨頳水而長東某等忝陪禁路接跡銅龍咸望塵而請益奉教語之從容曾爲別之幾何倏一疾而告終擬執紼而未能望天都之幾重嘆百身其何贖徒有淚而沾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于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友之行足以儀於寰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譬之淸鏞大敦隱然繫廟堂之重而浮囂躁戾者

望其氣色莫不爲之郤步而逡廵當夫　先帝厭
代權臣秉成强者排闥而賈譽弱者毀轍而廻輪
壟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
乎其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潰故其委蛇詞死進
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刓方於養
交持禄之羣迨夫參貳綸扉持論諤諤所爲潛移
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
葢惟冀　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狥此其
嶽峙淵停葢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

終完美如　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墻渺末挹淸飲醇無不人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翕淪昨歲緘詞壽公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涕泣霑巾爲位以哭分曹浹旬練江縈紆黃山嶙峋其形可闕不泯者蒐殺核既旅牲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聞

祭馮太公

瞻彼雲門惟岳降神匯玆丹河惟川濬靈德門慶

族毓秀甄淳逼方奉義漸階賔廷掞彼夏箭鬱爲
周楨東海蜚英南宮振藻作宰分符郎潛起草動
必有聲如鐘在考臬揆藩最令肅化流敭歷孔囏
公材特優燕圻洛邑秦封晉州民胥鼓舞士亦吟
謳犬臥靡驚雀神且下何武留思寇公願借宦與
學成道隨時篤超然止足歸不待年遺榮爵服抗
跡丘園翰飛不盡車輪蚤懸旣邁前徽克開後胤
有子雄飛名聲藉甚學乃帝師材堪國柄嚮用方
殷聞公遘病連疏請急　天子曰俞何以慰之增

秩賜衣有韡其門煌煌璽書千里遄歸褫纍猶及
式躬式親飯含斂襲孝感則然子道疇匹罷市輟
相閭里紛紜矧予渺末霑丐餘芬載酒于觴崇蘭
以熏緘詞寓哀公聞不聞

祭史惺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惇行世降道
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迨
究竟言必摹經動必準聖尺步繩趨周精程正明
志在澹致遠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穽筮仕嚴邑

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腈膏匪潤我以爲安人以爲
病聞人一善翼翼增敬去其蠹螟惟恐不勝扶義
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
條以振治行旣優學志彌邃理奧經疑師鐫友訂
謹守前規不歧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
賢子戴父令閭里風行是亦爲政某等弱冠及門
志意棼騁揩我康莊德音聳聽型范日臨趣嚮乃
定成我之功匪夷可並一别卅年罔效尺寸仰德
長勤聞風斯詠猶異樞衣遽聞歸櫬音徽如在人

琴頓盡執紼靡從埋玉知近布奠臨風涙血霑逝

祭金面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見于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人交有信處親戚閭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論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戚若綰帶之交公所羽翼而卵覆之者靡不傷報稱之無所而共爲絜獻於白巖之樹與練水之雲嗚呼寻 放歸而兩地相望

且千里而逢也不能及歳月持炙鷄絮酒以奠巳而嚮風流涕則若隨七十二峯之靈若升若降若近若遠而與公者相嘆息而氤氲嗟淒風兮盈懐望素旐兮愴神奠椒漿兮有盡杳泉路兮無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閨帷所恃母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歸然既賢且貴展如之人寔世間氣萱樹在背蘭芬在旁母慈婦順接踵聯芳偸謝鉛華勤閑環佩人曰宰公其樂鮮儷丹書來徵北行趑趄云胡遽焉

相繼以殂歿步門閭轉慶爲弔板輿輟馭善銅罷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發光竟捨鸞影長孤日世大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眞如旅稅駕矧惟孝公孝齊閔參下追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子袁隗高名厥有馬女靈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徽籍甚今古同光以此告公并陳奠饋靈其鑒茲顧望歆歆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俔彼天球溫潤以栗夙閑姆

教範我書詩俔彼菀林有楚其儀子輿孟博厥有
令毋展如夫人言纘其組爰産大儒爲世撑拄權
臣柄政虐燄熏天嬰之者碎炙之則燔令子取義
創褁血濺毋心賢之詎曰不然皇路清夷哲人登
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歷歷清華朝端倚重毋無
色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塞一麾匪辜三
已何亟禄入久虚菽水屢絶毋實安之無我心惻
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
子而貧人之所戚不有其貧何得何失婺光曉沈

萱庭夕空杯圏猶在鄰人罷舂蕭蕭蕙帳慘慘悲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致奠薦以椒漿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閣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璵璠至性不飾夙德能惇儀刑衆庶超靄諸姻來嬪師門寔天作比如珪儷瑋以衡和芷師勞於外靈佐於裡爰佐我師叶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徽猶丕著義問載馳洊歷黃扉作　帝元輔口出綸綸手調風雨內釐

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蜚遯安貞播蘺褰莽蘭紉椒芬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板輿行和良冶速肖閭門雍睦靈則有造鸞書幨㡜高門有伉魚軒翟茀楚楚翔翔既庶且碩亦裕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淥嘽繁華𧟌粃縩綺深入白法彌精玄理長歸眞路遽委塵蹤玉顏如在石爲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墻末學瞻仰在昔聞訃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牲潔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囏歷歳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閎
敏不假雕鐫如刃發硎水斷陸剸公進則否人巧
我拙積薪匪病括囊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
粵南雲靡遠不涉洎乎晚節稍晉中丞惠心䆂物
譽問日升掌彼洪都春臺以登載其清淨今古同
稱憶昔同心數人屈指衆方雲散公獨霞舉輿論
屬之異操大匕盡究厥施以振頽靡鵬摶翮鎩帆
張楫弛公節矯矯深斥詭隨如觚有稜如地畫錐
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乃含藏寄乎休靚眕域莫

窺苑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以此卜公大受
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嶮巇方
望持衡倏焉就木閱齡幾何踰耆有六非曰無年
配德不足海內賢哲合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
知白門闔嶠纏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
莫從中路凋喪巷聚以哭鄰舂罷相有生皆幻無
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繫生死玄同
天地非長形骸詎促布奠銜悲未能免俗公靈洋
洋鑒此衷曲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常平世業蔚乎有聞至於我公益大其門邁跡亨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寒窶約已奉公擇地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忤分宜臯憲乃遷疾風勁草問譽孤騫載及江陵投分惟舊蝘起鴻臚謂於我厚聞喪不奔翁眡若垢蚤歲自異匪人之難迫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金石矢志不刋晩晉廷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望日懋一節始終自反何疚歸來燕閒庭無雜賓

艮書自擁蕭然角巾鄉人覩之忘其貴人何以能
然根柢經學六秇浩穰深鈎隱索脊藻前修津梁
後覺闡明與耿扶剔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家周
精程正異代同誇某於令子稍同氣類辱知於翁
年聾絕異托交紀羣寔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
親爺于卜居以相比鄰潘揚方睦王貢彌敦翁約
來過期以明歲載往載還契濶差慰書尺猶新晤
言日冀胡奪之亟倏焉盍棺死而不朽於翁則安
喪我表儀能不永歎捧計悼驚遐修薄奠摛詞告

哀涕淚如霰冥冥有靈庶幾來監

祭王涉縣

公之磊落心胸足以破俗春容文學足以發身生華胄而敦素風馳康莊而遵矩步秭成行備奮跡明時春誦夏弦士欣師範雉馴麥秀人仰神君方大騁於修塗乃遽反乎初服羨魚陸橘極色養於庭闈玉友金昆橘和風於里閈豈斯具美而不永年南北參辰未接游從之末往還竿牘獲聞議論之餘晚扳附於松蘿倍沾丏乎膏馥晤言差後痛

一往以何之方丈食前想百分之意氣知英魂之
不寐冀薄禮之能招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
於無非與無儀惟遭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
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
而無事非托於夫若子之賢且哲也雖行若瓊玖
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從願貞
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眞古之所稱孝廉

者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氷蘗之操所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可以方顧婦之閨秀並滂毋於儒帷矣況乎之死靡他之節霜寒雪皎又足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鬼沮而神擢頊者年屆古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並至也亦庶幾乎福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之羅也邪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斯亦無足爲欷歔者也而惟百年之後長江之

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指而識曰沈氏之節毋於斯此其名蹟之不朽有雖死而不亡者也而何嘆於空山之穴寥與宿草之淒其

祭朱納言虞封

自世道之交衰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但自爽其明聰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彀中公奮臂而獨往知惟義之是從當波流方頹而挺然自立於物表即膏脂易潤而皭然不以之自封故歷巖邑而拊氏賛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其介潔

而裴楷琈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迨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千載之醇釀何燄燄其日新遂凄凄而奄終嗚呼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彼易妍而此難工譬如杞梓植厚于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逢吾儕謭劣臭味畧同倚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其何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徒覆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塡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于家用
未究於朝而胡寧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
門以學自命葢世徒得兄之名迨相從二十年致
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兄之誠甫爲御史
上書見斥若虞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驚久次
符臺權姦阨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寧
嗚呼士居無事夸詡寵利憑跂齊民傲睨儕輩及
乎臨事茫無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爲龍蛇
不愧狗彘噂㗖然其不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物

書者古寒暑不遷蓋無勸於夙宵兄之浩氣沈謀
六尺可托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口嘆
喟恨不即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
不即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爲社稷之衛而於吾
黨可托死生之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
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
而投石若塤倡而篪奏幸接武以升朝比貢王之
結綬中南北以分携悵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馳
驅因盍簪於館候輟使軺以冀逢歷曉月之三毂

斯講德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獨憤其棼囂采遺風於千里覈異議於一朝及晚節而好易講傳注之昏昭釋众言之牴牾扶聖學於傾搖奚帛編之未竣遽乘化而逍遥嗟命之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傑然亦奚分於頃久覩丹旐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寄悲心於樽酒尚撰德而摛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

儀蘊惠稟靈誼應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
芳馨宜諧伉儷既休且寧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
貞秉操壁潤冰清英英嗣子科名蚤捷染翰中朝
鳴珂左掖文陣長驅賢聲斐越古之孟陶翼聖佐
國餘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毋聲稱千古一轍綵衣
猶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馭仲
養斯絶薊門啓殯新安歸陌哭慟塗人魂返舊宅
矧予懿親心驚涕雪酒清欲御殽乾可歠擣詞告
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昨歳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疆翁來存之爲相扼腕曉譬萬方幾欲報謁有物錮留我懐徬徨曾幾何時倏日翁者其遊仙鄉驚悼未寧載傳母氏溘爾並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無盡傷維翁與母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迨其饗年同躋上壽七十而强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歳勲名鵲起嶷嶷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音三錫國史累書既美且章卒斂雄心皈依梵學

有若蘄王自非卓識愛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覯也稀黃髮雙垂彩衣趨蹌胡椿若諼春爲方茂秋荄嚴霜嗟人生世譬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蘅芳身雖淪逝月殁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塗營兆永藏丹旐遄發送車千乘觀者堵墻我病縻茲紼謳末由有淚盈眶靈其有知聽我楚些一歆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氣度冲
融喜怒莫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
君子熏然慈仁非公而誰及其所守賁育之勇雷
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之若飴抱默以老
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既遠清節日
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
山嶽視此黍絫天若不借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
胡不淑而止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擯棄
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枉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

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豈其云亡往來在茲銜悲以奠望公凛然舉我一卮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某等敢昭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之靈嗟呼君臣夫婦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彝倫爭光日月矣況夫闔門厲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古隻而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旣能信夫人之不辱夫

人委身淮水又能倡二女以必從以至臧獲數人同心就義是公忠能報國教足刑家千載如生一往何憾獨夫人埋玉於斯踰二百載封樹未備廟貌弗虔行路之心鬱焉未愜某等醵貲庀工載修闕典庶幾英魂妥而忠節吐氣大義明而姦邪褫膽其於彰往勸來不爲無助嗟乎人之能國也惟君子世之不朽者惟忠孝儻明靈之猶在冀溥奠之能招

祭金子公

嗚呼哀哉我生多囏老而少藉平生暱友强半凋
謝逝如驚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璧見稱不憖
遺一神理曷徵鄉亡維楫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
晤京師熏然慈仁君子之姿及其勇也見義必爲
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接袂聯鑣佩玉以鏘論心講
德其樂洋洋迨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扠相
勞苦曰道則存餘乃苴土風俗之衰飄正怡豪犖
犬吠怪信信如麻清餓和黜自昔然耶余曰不然
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

可客歲秋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涕相迎路隅兩日
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尋病外
乾中涸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
日月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
物朝必有聽人於茫茫凡幾合分如露如電理無
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布奠擣詞寫此衷曲臨
風凄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冲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

於環中緜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適故樂廣約
言而能以理服衆徐傅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
於仕皆累迫而後應靜以致遠宜時出而靡窮顧
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京兆之
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聳一方之蹈企沛八縣之仁
風胡霍霍以先逝遂凄凄而奄終愴林臯之變白
痡履綦而無從嗚呼傷哉位蹔伸而道鬱神尚完
而形沮方晤言之幾何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
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生空涕淚之如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戇有言莫酬子惠聞之如水東流攜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同儔惟君爲人襟懷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落心胸不可一世譏夫嫉善肖人竊位君怒詆之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竭蹷以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雅衆忌白璧何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巳謗讟甫息君

心以怡謂宜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與世長辭

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胎憶昨中夏顧予徘徊共

理竹木前次淹隈豈云今古從此以弃言念知舊

撫棺以哭何以侑之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有淚盈

掬君其有知鑒此衷曲